智囊/1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智囊

◀上一卷

第十六卷　靈變

下一卷▶

捷智部總序

馮子曰：大事者，爭百年，不爭一息。然而一息固百年之始也。夫事變之會，如火如風。愚者犯焉，稍覺，則去而違之，賀不害斯已也。今有道於此，能返風而滅火，則雖拔木燎原，適足以試其伎而不驚。嘗試譬之足力，一里之程，必有先至，所爭逾刻耳。累之而十里百里，則其為刻彌多矣；又況乎智之遲疾，相去不啻千萬里者乎！軍志有之，「兵聞拙速，未聞巧之久。」夫速而無巧者，必久而愈拙者也。今有徑尺之樽，置諸通衢，先至者得醉，繼至者得嘗，最後至則乾唇而返矣。葉葉而摘之，窮日不能髡一樹；秋風下霜，一夕零落：此言造化之捷也，人若是其捷也，其靈萬變，而不窮於應卒，此唯敏悟者庶幾焉。嗚呼！事變之不能停而俟我也審矣，天下亦烏有智而不捷，不捷而智者哉！

一日百戰，成敗如絲。三年造車，覆於臨時。去凶即吉，匪夷所思。集「靈變」。

鮑叔牙

公子糾走魯，公子小白奔莒。既而國殺無知，未有君。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歸，俱

至，爭先入。管仲扞弓射公子小白，中鉤；鮑叔御，公子小白僵，管仲以為小白死，告公子糾曰：「安之，公子小白已死矣！」鮑叔因疾驅先入，故公子小白得以為君。鮑叔之智，應射而令公子僵也，其智若鏃矢也。

〔述評〕

王守仁以疏救戴銑，廷杖，謫龍場驛。守仁微服疾驅，過江，作《弔屈原文》見志，尋為《投江絕命詞》，佯若已死者。詞傳至京師，時逆瑾怒猶未息，擬遣客間道往殺之，聞已死。乃止，智與鮑叔同。

管仲

齊桓公因鮑叔之薦，使人請管仲於魯，施伯曰：「是固將用之也。夷吾用於齊，則魯危矣！不如殺而以屍授之。」〔邊批：智士。〕魯君欲殺仲，使人曰：「寡君欲親以為戮，如得屍，猶未得也！」〔邊批：亦會話。〕乃束縛而檻之，使役人載而送之齊。管子恐魯之追而殺之也，欲速至齊，因謂役人曰：「我為汝唱，汝為我和。」其所唱適宜走，役人不倦，而取道甚速。

呂不韋曰：「役人得其所欲，管子亦得其所欲。」

陳明卿曰：「使桓公亦得其所欲。」

延安老校頭

寶元元年，党項圍延安七日，鄰於危者數矣。范侍御雍為帥，憂形於色。有老軍校出，自言曰：「某邊人，遭圍城者數次，〔邊批：言之有據，其勢有近於今日者。〕虜人不善攻，卒不能拔，今日萬萬無虞。某可以保任，若有不可，某甘斬首。」范嘉其言壯人心，亦為之小安。事平，此校大蒙賞拔，言知兵。善料敵者，首稱之，或謂之曰：「汝敢肆妄言，萬一不驗，須伏法。」校曰：「若未之思也，若城果陷，誰暇殺我耶，聊欲安眾心耳。」

吳漢

吳漢亡命漁陽，聞光武長者欲歸，乃說太守彭寵，使合二郡精銳，附劉公擊邯鄲王郎，寵以為然。官屬皆欲附王郎，寵不能奪。漢乃辭出，止外亭，念所以譎眾，未知所出。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，使人召之，為具食，問以所聞，生言：「劉公所過，為郡縣所歸，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。」漢大喜，即詐為光武書移檄漁陽，〔邊批：來得快。〕使生齎以詣寵，令具以所聞說之，漢隨後入。寵遂決計焉。

漢高祖

楚、漢久相持未決，項羽謂漢王曰：「天下洶洶，徒以我兩人。願與王挑戰決雌雄，毋徒罷天下父子為也。」漢王笑謝曰：「吾寧鬥智，不能鬥力。」項王乃與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，漢王數羽罪十，項王大怒，伏弩射中漢王，漢王傷胸，乃捫足曰：「虜中吾指。」漢王病創臥，張良強起行勞軍，以安士卒，毋令楚乘勝下漢。漢王出行軍，病甚，因馳入成皐。

〔評〕

小白不僵而僵，漢王傷而不傷。一時之計，俱造百世之業！

晉明帝

王敦將舉兵內向，明帝密知之，乃乘巴賨駿馬微行，至於湖，陰察敦營壘而出。有軍人疑明帝非常人，又敦正晝寢，夢日環其城，驚起曰：「此必黃鬚鮮卑奴來也！」〈〔帝母荀氏，燕代人，帝狀外氏，須黃，故云。〕〉於是使五騎物色追帝。帝亦馳去，見逆旅賣食嫗，以七寶鞭與之，曰：「後有騎來，可以此示。」俄爾追者至，問嫗，嫗曰：「去已遠矣。」因以鞭示之，五騎傳玩，稽留良久，帝遂免。

爾朱敞

齊神武韓陵之捷，盡誅爾朱氏。榮族子敞〈〔字乾羅，彥伯子。〕〉小隨母養於宮中，及年十二，自竇而走，至大街，見群兒戲，敞解所著綺羅金翠之服，易衣而遁。追騎尋至，便執綺衣兒，比究問，非是。會日暮，遂得免。

韋孝寬

尉遲迥先為相州總管。詔韋孝寬代之，又以小司徒叱列長文為相州刺史，先令赴鄴，孝寬續進。至朝歌，迥遣其大都督賀蘭貴齎書候孝寬。孝寬留貴與語以察之，疑其有變，遂稱疾徐行。又使人至相州求醫藥，密以伺之。既到湯陰，逢長文奔還。孝寬密知其狀，乃馳還，所經橋道，皆令毀撤，驛馬悉擁以自隨。又勒驛將曰：「蜀公將至，可多備肴酒及芻粟以待之。」迥果遣儀同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，驛司供設豐厚，所經之處皆輒停留，由是不及。

宗典　李穆　曇永

晉元帝叔父東安王繇，為成都王穎所害，懼禍及，潛出奔。至河陽，為津吏所止，從者宗典後至，以馬鞭拂之，謂曰：「舍長，官禁貴人，而汝亦被拘耶？」因大笑，由是得釋。

宇文泰與侯景戰，泰馬中流矢，驚逸，泰墜地。東魏兵及之，左右皆散。李穆下馬，以策擊泰背，罵之曰：「籠凍軍士，爾曹主何在.而獨留此？」追者不疑是貴人，因舍而過。穆以馬授泰，與之俱逸。

王歛之敗，沙門曇永匿其幼子華，使提衣襆自隨，津邏疑之，曇永呵華曰：「奴子何不速行？」捶之數十，由是得免。

王羲之

王右軍幼時，大將軍甚愛之，恒置帳中眠。大將軍嘗先起，須臾，錢鳳入，屏人論逆節事，都忘右軍在帳中，右軍覺，既聞所論，知無活理，乃剔吐污頭面被褥，詐熟眠，敦論事半，方悟右軍未起，相與大驚曰：「不得不除之。」及開帳，乃見吐唾縱橫，信其實熟眠，由是得全。

吳郡卒

蘇峻亂，諸庾逃散。庾冰時為吳郡，單身奔亡。吏民皆去，唯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，以蘧蒢覆之。時峻賞募覓冰屬，所在搜括甚急，卒泊船市渚，因飲酒醉還，舞棹向船曰：「何處覓吳郡？此中便是！」冰大驚怖，然不敢動，監司見船小裝狹，謂卒

狂醉，都不復疑。自送過浙江，寄山陰魏家，得免。後事平，冰欲報卒，問其所願，卒曰：「出自廁下，不願名器，少苦執鞭，恒患不得快飲酒，使酒足餘年，畢矣。」無所復須。冰為起大舍，市奴婢，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。時謂此卒非唯有智，且亦達生。

元伯顏

有告乃顏反者，詔伯顏窺覘之。乃多載衣裘，入其境，輒以與驛人。既至，乃顏為設宴，謀執之。伯顏覺，與其從者趨出，分三道逸去。驛人以得衣裘故，爭獻健馬，遂得脫。

徐敬業

徐敬業十餘歲，好彈射。英公每曰：「此兒相不善，將赤吾族。」嘗因獵，命敬業入林趁獸，因乘風縱火，意欲殺之。敬業知無所避，遂屠馬腹伏其中。火過，浴血而立，英公大奇之。

〔述評〕

凡子弟負跅馳之奇者，恃才不檢，往往為家門之禍。如敬業破轅之兆，見於童年。英公明知其為族祟，而竟不能除之，豈終惜其才智乎？抑英公勸立武氏，殺唐子孫殆盡，天故以敬業酬之也！

諸葛恪有異才，其父瑾歎曰：「此子不大昌吾宗，將赤吾族！」其後果以逆誅。

隋楊智積文帝姪。有五男，止教讀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，不令通賓客。或問故，答曰：「多讀書，廣交遊，才由是益。有才亦能產禍。」人服其識。

弘正間，胡世寧〈〔字永清，仁和人。有將略〕〉按察江西時，江西盜起。方議剿，軍官來謁，適世寧他出，乃見其幼子繼。繼曰：「兵素不習，豈能見我父哉？」〔邊批：語便奇。〕軍官跪請教，繼乃指示進退離合之勢，甚詳。凡三日，而世寧歸，閱兵，大異之，顧軍官不辨此，誰教若者。以實對。繼初不善讀書，父以愚棄之，至是歎曰：「吾有子自不知乎？」自此每擊賊，必從繼方略。世寧十不失三，繼十不失一也。世寧上疏，乞以禮法裁制寧王。繼跪曰：「疏入，必重禍。」不聽，果下獄。繼因念父，病死。

世寧母獨不哭，曰：「此子在，當作賊，胡氏滅矣。」此母亦大有見識。

陳平

陳平間行，仗劍亡，渡河。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，疑其亡將，腰中當有金寶，數目之。平恐，乃解衣，裸而佐刺船。船人知其無有，乃止。

〔述評〕

平事漢，凡六出奇計：請捐金行反間，一也；以惡草具進楚使，離間亞父，二也；夜出女子二千人，解滎陽圍，三也；躡足請封齊王信，四也；請偽游雲夢縛信，五也；使畫工圖美女，間遣人遺閼氏說之，解白登之圍，六也。六計中，唯躡足封信最妙。若偽游雲夢，大錯！夫雲夢可游，何必曰偽？且謂信必迎謁，因而擒之。既度其必迎謁矣，而猶謂之反乎？察之可，遽擒之則不可。擒一信而三大功臣相繼疑懼，駢首滅族，平之貽禍烈甚矣！

有人舟行，出石杯飲酒，舟人疑為真金，頻矚之。此人乃就水洗杯，故墮之水中。舟人駭惜，因曉之曰：「此石杯，非真金，不足惜也。」

又，丘琥嘗過丹陽，有附舟者，屢窺寢所。琥心知其盜也，佯落簪舟底，而盡出其衣篋，鋪陳求之，又自解其衣以示無物。明日其人去，未幾，劫人於城中，被縛，語人曰：「吾幾誤殺丘公。」此二事與曲逆解衣刺船之智相似。

劉備

曹公素忌先主。公嘗從容謂先主曰：「今天下英雄，唯使君與操耳！本初之徒，不足數也！」先主方食，失匕箸。適雷震，因謂公曰：「聖人云，訊雷風烈必變。良有以也。一震之威，乃至於此，」

〔述評〕

相傳曹公以酒後畏雷，閒時灌圃輕先主，卒免於難。然則先主好結髦，焉知非灌圃故智？

崔巨倫

北魏崔巨倫〈〔字孝宗〕〉嘗任殷州別將。州為賊陷，葛榮聞其才名，欲用之。巨倫規自脫。適五月五日，會集百僚，命巨倫賦詩。巨倫詩曰：「五月五日時，天氣已大熱，狗便呀欲死，牛復吐出舌。」聞者哄然發噱，以此自晦獲免。已潛結死士數人，乘夜南走。遇邏騎，眾危之。巨倫曰：「寧南死一寸，豈北生一尺。」遽紿賊曰：「吾受敕行。」賊方爇火觀敕，巨倫輒拔劍斬賊帥，餘眾驚走，因得脫還。

〔述評〕

嘉靖中，倭亂江南，崑山夏生為倭所獲，自稱能詩。倭將以竹輿乘之，令從行，日與唱和，竟免禍。久之，夏乞歸，厚贈而返。此又以不自晦獲全者也。夏稱倭將亦能詩，其《詠文菊》詩云：「五尺闌干遮不盡，還留一半與人看。」

布商吳生

婁門二布商舟行，有北僧來附舟，欲至崑山，舟子不可，二商以佛弟子容之。至河，胡僧拔刀插幾上，曰：「汝要好死要惡死？」二子愕曰：「何也？」僧曰：「我本非良士，欲得汝財耳！速躍入湖中，庶可全屍。」二子泣下曰：「師容我飽餐，就死無恨。」笑曰：「容汝作一飽鬼。」舟子為煮肉，多沃以汁，乃以巨缽盛之，呼二子肉已熟，二子應諾，舟子出僧不意，急舉肉汁蓋其頂，熱甚，僧方兩手推缽，二子即拔幾上刀斬之，擲屍於湖，滌舟而去。

吳有書生假借僧舍，見僧每出，必鎖其房，甚謹。一夕忘鎖，生縱步入焉，房甚曲折，幾上有小石磬，生戲擊之，旁小門忽啟，有少婦出，見生，驚而去，生亦倉惶外走。僧適挈酒一壺自外入，見門未鑰，愕然，問生適何所見，答曰：「無有。」僧怒，掣刀擬生曰：「可就死，不可令吾事敗死他人手。」生泣曰：「容我醉後，公斷吾頭，庶懵然無覺也。」僧許之，生佯舉杯告曰：「庖中鹽菜乞一莖。」僧乃持刀入廚，生急脫布衫塞其壺口，酒不泄，重十許斤，潛立門背，伺僧至，連擊其首數十下，僧悶絕而死。問少婦，乃謀殺其夫而奪得者，分僧橐而遣之。

張佳胤

張佳胤令滑。巨盜任敬，高章偽稱錦衣使來謁，直入堂階，北向立。公心怪之，判案如故。敬厲聲曰：「此何時，大尹猶倨見使臣乎？」公稍動容，避席迓之。敬曰：「身奉旨，不得揖也。」公曰：「旨逮我乎？」命設香案。敬附耳曰：「非逮公，欲沒耿主事家耳。」時有滑人耿隨朝任戶曹，坐草場火繫獄。

公意頗疑，遂延入後堂。敬扣公左手，章擁背，同入室坐炕上。敬掀髯笑曰：「公不知我耶？我壩上來，聞公帑有萬金，願以相借。」遂與章共出匕首，置公頸。公不為動，從容語曰：「爾所圖非報仇也，我即愚，奈何以財故輕吾生？即不匕首，吾書生孱夫能奈爾何，〔邊批：緩一著。〕且爾既稱朝使，奈何自露本相？使人窺之，非爾利也。」賊以為然，遂袖匕首。公曰：「滑小邑，安得多金？」敬出札記如數，公不復辯，但請勿多取以累吾官。〔邊批：又緩一著。〕後覆開諭。久之，曰：「吾黨五人，當予五千金。」公謝曰：「幸甚，但爾兩人橐中能裝此耶？抑何策出此官舍也？」賊曰：「公慮良是。〔邊批：餂盡其計。〕當為我具大車一乘，載金其上，仍械公如詔逮故事，不許一人從，從即先刺公。俟吾黨躍馬去，乃釋公身。」公曰：「逮我晝行，邑人必困爾，即刺我何益？不若夜行便。」〔邊批：語忠告，又緩他一著。〕二賊相顧稱善。公又曰：「帑金易辨識，亦非爾利，邑中多富民，願如數貸之。既不累吾官，爾亦安枕。」二賊益善公計。公屬章傳語召吏劉相來。相者，心計人也。相至。公謬語曰：「吾不幸遭意外事。若逮去。死無日矣，今錦衣公有大氣力。能免我，心甚德之。吾欲具五千金為壽。」相吐舌曰：「安得辦此？」公躡相足曰：「每見此邑人富而好義。吾令汝為貸。」遂取紙筆書某上戶若干、某中戶若干，共九人，符五千金數。九人，素善捕盜者，公又語相曰：「天使在，九人者宜盛服謁見，〔邊批：諷使改裝。〕勿以貸故作窶人狀。」相會意而出，公取酒食酬酢，而先飲啖以示不疑。且戒二賊勿多飲，賊益信之。酒半，曩所招九人各鮮衣為富客，以紙裹鐵器，手捧之，陸續門外，謬云：「貸金已至，但貧不能如數。」作哀祈狀，二賊聞金至，且睹來者豪狀，不復致疑。公呼天平來，又嫌幾小，索庫中長幾，橫之後堂，二僚亦至，公與敬隔幾為賓主，而章不離公左右，公乃持砝碼語章曰：「〔邊批：步步精細。〕汝不肯代官長校視輕重耶？」章稍稍就幾，而九人者捧其所裹鐵器競前，公乘間脫走，大呼擒賊。敬起撲公不及，自剄樹下；生縛章，考訊又得王保等三賊主名，亟捕之，已亡命入京矣。為上狀，緹帥陸炳盡捕誅之。

〔祁爾光曰〕

「當命懸呼吸間，而神閒氣定，款語揖讓，從眉指目語外，另構空中籌畫，殲厥劇

盜，如制小兒。經濟權略，真獨步一時矣。」

羅巡撫

羅某初出使川中，泊舟河邊，川中有一處，男女俱浴於河，即嬉笑舟邊。羅遣人禁之，〔邊批：多事。〕男女鼓噪大罵，人多，卒不可治。反拋石舟中而去，乃訴之縣，稍鞭數人，既而羅公巡撫蜀中，縣民大駭。羅公心計之，是日又泊舟舊處，大言之曰：「此處民前被我懲創一番，今乃大變矣。」嗟歎良久，川民前猜遂解。

〔評〕

不但釋其猜，且可誘之於善，妙哉！

沈括

沈括知延州時，種諤次五原，值大雪，糧餉不繼。殿值劉歸仁率眾南奔，士卒三萬人皆潰入塞，居民怖駭。括出東郊餞河東歸師，得奔者數千，問曰：「副都總管遣汝歸取糧，〔邊批：謬言以安其心。〕主者為何人？」曰：「在後。」即諭令各歸屯，未旬日，潰卒盡還。括出按兵，歸仁至，括曰：「汝歸取糧，何以不持兵符？」因斬以徇，〔邊批：眾既安，則歸仁一匹夫耳。〕

〔述評〕

括在鎮，悉以別賜錢為酒，命廛市良家子馳射角勝。有軼群之能者，自起酌酒勞之。邊人歡激，執弓傅矢，皆恐不得進。越歲，得徹札超乘者千餘，皆補中軍義從，威聲雄他府。真有用之才也！

程頤

河清卒於法不他役。時中人程昉為外都水丞，怙勢蔑視州郡，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。程顥以法拒之。昉請於朝，命以八百人與之。天方大寒，昉肆其虐，眾逃而歸。州官晨集城門，吏報河清兵潰歸，將入城。眾官相視，畏昉，欲弗納。顥言：「弗納，必為亂。昉有言，某自當之。」既親往，開門撫納，諭歸休三日復役。眾歡呼而入。具以

事上聞，得不復遣。後昉奏事過州，見顥，言甘而氣懾。既而揚言於眾曰：「澶卒之潰，乃程中允誘之，吾必訴於上。」同列以告。顥笑曰：「彼方憚我，何能爾也！」果不敢言。

〔評〕

此等事，伊川必不能辦。縱能撫潰卒，必與昉詰訟於朝，安能令之心憚而不敢為仇耶！

呂頤浩

建炎之役，及水濱，而衛士懷家流言。呂相頤浩以大義諭解，且怵以利曰：「先及舟者，遷五秩，署名而以堂印志之。」其不遜倡率者，皆側用印記。事平，悉別而誅賞之。

〔述評〕

六合之戰，周士卒有不致力者。宋祖陽為督戰，以劍斲其皮笠。明日遍閱皮笠有劍跡者數十人，悉斬之。由是部兵莫不盡死。此與呂相事異而智同。

段秀實

段秀實為司農卿，會朱泚反。時源休教泚追逼天子，遣將韓旻領銳師三千疾馳奉天。秀實以為此係危逼之時，遣人諭大吏岐靈岳竊取姚令言印，不獲，乃倒用司農印，追其兵。旻至駱谷驛，得符而還。

〔按〕

《抱樸子》云：「古人入山，皆佩黃神白章之印，行見新虎跡，以順印印之，虎即去；以逆印印之，虎即還。」

今人追捕逃亡文書，但倒用印，賊可必得。段公倒印，亦或用此法。

黃震

宋嘗給兩川軍士緡錢。詔至西川，而東川獨不及。軍士謀為變，黃震白主者曰：「朝廷豈忘東川耶？殆詔書稽留耳！」即開州帑給錢如西川，眾乃定。

趙葵

趙方，寧宗時為荊湖制置使，一日方賞將士。恩不償勞，軍欲為變。子葵時年十二三，覺之，亟呼曰：「此朝廷賜也，本司別有賞賚。」軍心一言而定。

〔按〕

趙葵，字南仲，每聞警報，與諸將偕出，遇敵輒深入死戰。諸將唯恐失制置子，盡死救之，屢以此獲捷。

周金

周襄敏公〈〔名金，字子庚，武進人。〕〉撫宣府，總督馮侍郎以苟刻失眾心。會諸軍詣侍郎請糧，不從，且欲鞭之，眾遂憤，轟然面罵，因圍帥府，公時以病告，諸屬奔竄，泣告公，公曰：「吾在也，勿恐。」即便服出坐院門，召諸把總官陽罵曰：「是若輩剝削之過，不然，諸軍豈不自愛而至此！」欲痛鞭之，軍士聞公不委罪若也，氣已平。乃擁跪而前，為諸把總請曰：「非若輩罪，乃總制者罔利不恤我眾耳！」公從容為陳利害，眾囂曰：「公生我。」始解散去。

徐文貞

留都振武軍邀賞投帖，詞甚不遜，眾憂之。徐文貞面諭操江都御史：「出居龍江關，整理江操之兵。萬一有事，即據京城調江兵，杜其入孝陵之路。」且曰：「事不須密，正欲其聞吾意，戒令各自為計。」變遂寢。

王守仁

王公守仁至蒼梧時，諸蠻聞公先聲，皆股栗聽命。而公顧益韜晦，以明年七月至南

寧，使人約降蘇受。受陽諾而陰持兩端，擁眾二萬人投降，實來觀釁。公遣門客龍光往諭意，受眾露刃如雪，環之數十里，呼聲震天，光坐胡牀，引蠻跪前，宣朝廷威德與軍門寬厚不殺之意，辭懇聲厲，意態閒暇，光貌清古，鼻多髭，頗類王公。受故嘗物色公貌，竊疑公潛來，咸俯首獻款，誓不敢負。議遂定，然猶以精兵二千自衛，至南寧，投見有日矣。而公所愛指揮王佐、門客岑伯高雅知公無殺蘇受意，使人言蘇受，須納萬金丐命，蘇受大悔，恚言：「督府誑我。且倉卒安得萬金？有反而已。」守仁有侍兒，年十四矣，知佐等謀，夜入帳中告公，〔邊批：強將手下不畜弱兵。〕公大驚，達旦不寐，使人告蘇、受：「毋信讒言，我必不殺若等。」受疑懼未決，言「來見時必陳兵衛。」公許之，受復言：「軍門左右祗候，須盡易以田州人，不易即不見。」公不得已，又許之。蘇、受入軍門，兵衛充斥，郡人大恐，公數之，論杖一百，蘇、受不免甲而杖，杖人又田州人也，由是安然受杖而出，諸蠻咸帖。

〔按〕

龍光，字沖虛，吉水人，以縣丞致仕。王公督軍虔南日，辟為參謀。宸濠之變，公易舟南趨吉安，光實贊之，一切籌畫，多出自光。後九年，田州之役，公復檄光以從，卒定諸蠻，亦異人也。陳眉公惜其功賞廢閣，為之立傳。

顧蚡　耿定力

顧蚡為儋耳郡守，文昌海面當五月有大風飄至船隻，不知何國人，內載有金絲鸚鵡，墨女，金條等件，地方分金坑女，止將鸚鵡送縣，申呈鎮巡衙門。公文駁行鎮守府，仍差人督責，原地方畏避，相率欲飄海，主其事者莫之為謀。蚡適抵郡，咸來問計，蚡隨請原文讀之，將「飄來船」作「覆來船」改申，遂止。

益民喬蠢，小眚累累大辟。耿恭簡公〈〔定力〕〉為守，多所平反。有男子婦死而論抵者，牘曰：「婦詈夫獸畜。」庭訊之，則曰：「詈儂為獸畜所生耳。」遂援續二字於牘，而投筆出之，蓋婦詈姑婢，律故應死也。

〔評〕

只換一字，便省許多事；只添兩字，便活一性命。是故有一字之貧，亦有一字之師。

胡興

祁門胡進士興令三河。文皇封趙王，擇輔以為長史。漢庶人將反，密使至，趙王大驚，將執奏之。興曰：「彼舉事有日矣，何暇奏乎？萬一事泄，是趣之叛。」〔邊批：大是。〕一日盡殲之。漢平，趙王讓還護衛兵。宣廟聞斬使事，曰：「吾叔非二心者！」趙遂得免。

張濬

建炎初，駕幸錢塘，而留張忠獻於平江為後鎮。時湯東野〈〔字德廣，丹陽人。〕〉適為守將，一日聞有赦令當至，心疑之，走白張公。公曰：「亟遣吏屬解事者往視，緩驛騎而先取以歸。」湯遣官發視，乃偽詔也，度不可宣，而事已彰灼。卒徒急於望賜，懼有變，復謀之張公，公曰：「今便發庫錢，示行賞之意。」乃屏偽詔，而陰取故府所藏登極赦書置輿中，迎登譙門，讀而張之，即去其階，禁，無敢輒登者。而散給金帛如郊賚時，於是人情略定，乃決大計。

張詠　徐達

張乖崖守成都，兵火之餘，人懷反側。一日大閱，始出，眾遂嵩呼者三。乖崖亦下馬，東北望而三呼，復攬轡而行。眾不敢嘩，〔邊批：石敬塘斬三十餘人猶不止，詠乃不勞而定。〕

上嘗召徐中山王飲，迨夜，強之醉。，醉甚，命內侍送舊內宿焉。舊內，上為吳王時所居也。中夜，王酒醒，問宿何地，內侍曰：「舊內也。」即起，趨丹陛下，北面再拜，三叩頭乃出。上聞之，大說。

〔評〕

乖崖三呼，而軍嘩頓息；中山三叩頭，而主信益堅。倉卒間乃有許大主張，非特恪謹而已！

顏真卿　李揆

安祿山反，破東都，遣段子光傳李　　，盧奕，蔣清首，以徇河北。真卿紿諸將曰：「吾素識　　等，其首皆非是。」乃斬子光而藏三首。

李尚書揆素為盧杞所惡，用為入蕃會盟使。揆辭老，恐死道路，不能達命。帝惻然，杞曰：「和戎當擇練朝事者，非揆不可，揆行，則年少於揆者，後無所避矣。」邊批：佞口似是，揆不敢辭，揆至蕃。酋長曰：「聞唐有第一人李揆，公是否？」揆畏留，因紿之曰：「彼李揆安肯來耶？」

顧琛

宋文帝遣到彥之經略河南，大敗，悉委棄兵甲，武庫為之空虛。帝宴會，有歸化人在座，帝問庫部郎顧琛：「庫中仗有幾許？」琛詭辭答：「有十萬人仗。舊庫仗秘，不知多少。」帝既發問，追悔失言，得琛此對，甚喜。

李迪

真宗不豫，李迪與宰執以祈禳宿內殿。時仁宗幼衝，八大王元儼素有威名，以問疾留禁中，累日不出。執政患之，無以為計，偶翰林司以金盂貯熟水，曰：「王所需也。」迪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，令持去，王見之，大驚。意其毒也，即上馬馳去。

曹瑋　張濬

曹武穆瑋知渭州，號令明肅，西人憚之。一日方召諸將飲，會有叛卒數千亡奔賊境，候騎報至，諸將相視失色。公言笑如平時，徐謂騎曰：「吾命也，汝勿顯言。」西人聞，以為襲己，盡殺之。

統制酈瓊縛呂祉，叛歸劉豫。張魏公方宴，僚佐報至，滿座失色，公色不變，樂飲至夜，乃為蠟書，遣死士持遣瓊，言「事可成，成之；不可成，速全軍以歸。」虜得書，疑瓊，分隸其眾困苦之，邊賴以安。

〔述評〕

此即馮睢殺宮他之智。西周宮他亡之東周，盡以國情輸之。西周君大怒，馮睢曰：

「臣能殺他。」君予金三十斤，睢使人操金與書問遺宮他云云。東周君殺宮他。

太史慈

太史慈在郡。會郡與州有隙，曲直未分，以先聞者為善。時州章已去，郡守恐後之，求可使者。慈以選行，晨夜取道到洛陽，詣公車門，則州吏才至，方求通。慈問曰：「君欲通章耶？」吏曰：「然。」「章安在？題署得無誤耶？」因假章看，便裂敗之，吏大呼持慈，慈與語曰：「君不以相與，吾亦無因得敗，禍福等耳，吾不獨受罪，豈若默然俱去？」因與遁還，郡章竟得直。

楊四

天順中，承天門災，閣臣岳正以草詔得罪，降廣東欽州同知。道漸，以母老留閱月，尚書陳汝言素憾正，至是嗾邏者以私事中，逮係詔獄，拷掠備至，謫戍肅州鎮夷所。至涿州，夜宿傳舍，手梏急，氣奔欲死，涿人楊四者素聞正名，為之祈哀，解人不肯，因醉以醇酒，伺其熟睡，謂正曰：「梏有封印，奈何？」正曰：「可燒鏊令熱，以酒噴封紙，就炙之，紙得燥，自然昂起。」楊乃如其言，去釘脫梏，刳其中，復釘而封之。其人既醒，覺有異，楊乃告曰：「業已然，可如何？今奉銀數十兩為壽，不如納之。」正以此得至戍所。

李文達

天順初，德、秀等王皆當出閣，英廟諭李文達公賢慎選講讀官，文達以親王四位，用官八員，翰林幾去半矣，乃請於新進士內選人物俊偉、語言正當、學問優長者，授以檢討之職，分任講讀。遂為定例。

周忱

己巳之難，也先將犯京城，聲言欲據通州倉。舉朝倉皇無措，議者欲遣人舉火燒倉，恐敵之因糧於我也。時周文襄公〈〔忱〕〉適在京，因建議，令各衛軍預支半年糧，令其往取。於是肩負者踵接，不數日，京師頓實，而通州倉為之一空。

〔述評〕

一云，己巳之變，議者請燒通州倉以絕虜望。於肅愍曰：「國之命脈，民之膏脂，奈何不惜？」傳示城中有力者恣取之，數日粟盡入城。

酈生以楚拔滎陽不堅守為失策，勸沛公急取敖倉。

又李密據黎陽倉，開倉恣民就食，浹旬得兵三十餘萬。徐洪客獻策謂：「大眾久聚，恐米盡人散，難以成功，宜乘銳進取。」密不從而敗。

劉子羽守仙人關，預徙梁、洋公私之積。金人深入，餽餉不繼，乃去。

自古攻守之策，未有不以食為本者，要在敵未至而預圖耳。若搬運不及，則焚棄亦是一策，古名將亦往往有之，決不可齎盜糧也。

韓雍

韓雍弱冠為御史，出按江西。時有詔下鎮守中官，而都御史誤啟其封，懼以咨雍，雍請宴中官而身為解之，明日偽為封識，而藏舊封於懷，俟會間，使郵卒持以付己，佯不知而啟之，稍讀一二語，即驚曰：「此非吾所當聞。」遽令吏還中官，則已潛易舊封矣，雍起謝罪，復欲與郵卒杖，中官以為誠，反為救解，歡飲而罷。

〔述評〕

此即王韶欺郭逵之計，做得更無痕跡。

郭逵為西帥，王韶初以措置西事至邊。逵知其必生邊患，因備邊財賦連及商賈，移牒取問。韶讀之，怒形顏色，擲牒於地者久之，乃徐取納懷中，入而復出，對使者碎之。逵奏其事，上以問韶，韶以原牒進，無一字損壞也。上不悟韶計，不直逵言，自是凡逵論，詔皆不報，而韶遂得志矣。

韓襄毅在蠻中，有一郡守治酒具進，用盒納妓於內，徑入幕府，公知必有隱物，召郡守入，開盒，令妓奉酒畢，仍納於盒中，隨太守出。

〔評〕

此必蠻守欲假此以窺公耳，公不拂其意，而處之若無事然，此豈死講道理人所知，

耿定力

耿司馬公〈〔定力〕〉知成都府。益俗不喪而冠素，亟禁之。適兩台撥捕蝗，公寢未發。道逢三素冠，皆豪子弟也，數之曰：「法不汝貰，能掠蝗自雪乎？」

其人擊顙，遍募人掠之。蝗盡，民無擾者。

〔評〕

本欲掠蝗，借素冠以濟。一舉兩得，靈心妙用，可以類推。

某教諭

有御史罪其縣令。縣令密使嬖兒侍御史，御史昵之，遂乘機竊其篋中篆去。御史顧篆篋空，心疑縣令所為而不敢發，因稱疾不視事。嘗聞某教諭有奇才，因其問疾，召至牀頭訴之。教諭教御史夜半於廚中發火，火光燭天，郡縣俱赴救。御史持篆篋授縣令，他官各有所護。及火滅，縣令上篆篋，則篆在矣。

或云此教諭乃海瑞也，未詳。

〔評〕

山盡水窮處，忽睹天台、雁蕩、洞庭、彭蠡，想胸中有走盤珠萬斛在。

王安

神廟雖定儲，而鄭貴妃權譎有寵，東宮不無危疑，侍衛單微，資用多匱，彌縫補救，司禮監王安力為多。福邸出藩，貴妃傾宮畀之。或迎附東宮，勒止最後十箱，舁至宮門。安知之，諫曰：「此非太子之道也。」或曰：「業已舁至，奈何？」安曰：「即舁還之。

」更簡箱之類此者十枚，實以器幣而贈之。乃謂妃曰：「適止箱於宮門，欲以仿箱制也。」上及貴妃皆大喜。

樸恒

嘗有覓親屍於戰場，潰腐不可物色者。高麗臣樸恒父母歿於蒙古之兵，恒從積屍中得相似者輒收瘞，凡三百餘人。此亦一法。

〔述評〕

元祐間有大臣某，父貶死珠崖，寓柩不歸。既貴，自過海迎取。歲久，無能識者。僧房中有數柩枯骨，無款記。不獲已，挈一棺歸，與其母合葬。後竟傳誤取亡僧骨者，方知樸恒有見。

此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